

周景良 赵珩 等口述
郑诗亮 采写

百年斯文

文化世家访谈录



中华书局

百年斯文

文化世家访谈录

周景良 赵珩 等口述
郑建亮 采写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百年斯文:文化世家访谈录/周景良,赵珩等口述;郑诗亮采写. —北京:中华书局,2015.8
ISBN 978-7-101-11095-1

I.百… II.①周…②赵…③郑… III.文化-名人-访问记-中国-近现代 IV.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57893号

书 名 百年斯文:文化世家访谈录

口 述 者 周景良 赵 珩 等

采 写 者 郑诗亮

责任编辑 李世文 徐麟翔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年8月北京第1版

2015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920×1250毫米 1/32

印张8½ 字数150千字

印 数 1-8000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1109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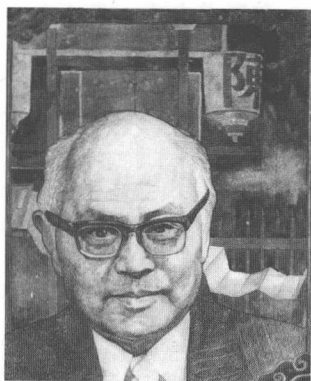
定 价 42.00元

目 录

陈绛谈螺洲陈家	1
周景良谈建德周家	25
赵珩谈襄平赵家	69
吴欢谈宜兴吴家	105
叶扬谈桐城叶家	135
冒怀滨、冒怀科谈如皋冒家	169
附录 冒鹤亭传略（冒效鲁）	208
朱传荣谈萧山朱家	227
后记	259

陈绛

谈螺洲陈家



近代以来，由于经历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社会发生剧烈变化，中国历史出现重大转折，传统中国所尊奉的宗亲家族，既在伦理层面被否定，事实层面上亦遭瓦解。这样一来，中国文明的链条在宗亲一环上发生了断裂。事实上，讲究忠厚传家、诗书继世的旧式家族，正是传统中国社会的中坚、人才的渊藪。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文史馆馆员陈绛所出身的福建螺洲陈家，明朝以降便为地方显族，到了清代，更培育了活跃在近代史舞台上的众多人才。我们要讲的文化世家的故事，即自陈家始。

福州螺江陈家是福建的名门望族，您能谈谈陈家祖上的情况吗？

陈 绛 陈家在唐末从河南固始南迁福建，明洪武年间定居螺江，人称“螺洲陈”。始迁祖陈广，字巨源，明赠征仕郎，下传到我这一代已十九世。不久前中央电视台播放的百集系列片《中国古镇》，螺洲也在其中，陈家是影片中的主要内容，片名《耀世陈家》。陈家在明嘉靖十一年六世祖陈淮第一个成为进士，从此先代常有人由科举而进入仕途。从陈若霖（1759—1832）起，开始显达，陈宝琛（1848—1935）更是位居太傅。陈若霖之后，五代都有人中进士、举人，综计明清两代，陈家中进士二十一名，中举人一百一十名。

陈若霖（望坡）是十四世，陈宝琛的曾祖父，乾隆进士，道光朝当过湖广、四川总督，官至刑部尚书。福建有个地方剧叫《陈若霖斩皇子》，是闽剧的保留剧目，解放后还曾到上海演出，说

的是一个民女被皇子奸污自尽，陈若霖时任刑部尚书，接受控状后，设计录下皇子口供，第二天向道光皇帝请旨：“皇子犯法怎么处置？”道光回答：“与庶民同罪。”皇帝这么一讲，陈若霖马上把皇子杀了。他知道触犯了皇室，遂告老还乡，半路上病故天津。这件事情只是民间传说，史书上没有记载，但反映了人们心目中他是一个刚正不阿、不怕权贵的清官。因为事涉皇室，我们家里都避而不谈。陈若霖去世后，以他的官阶和政绩，却没有得到皇帝赐给谥号。九十年后，一直到1921年陈宝琛负责编纂的《德宗实录》全书告成，逊帝溥仪要加给他太傅衔，他上疏请撤销，改为追授陈若霖谥号，结果陈若霖追授“文诚”的谥号，太傅衔仍然加给陈宝琛。

陈宝琛的祖父，十五世祖陈景亮（弼夫）（1810—1884）官做到云南布政使，我们后人都叫他“布政公”。他和陈若霖一样，为官正直，不畏强势，早年任兵部职方司总办，管理武官八旗都统、副都统以及参佐领以下官员有关弹劾的事。担任都统、副都统的多是亲王、郡王，人们往往不敢遵守法规对他们依法处理。有一个担任都统的亲王保荐一名武官试箭，没有中的，讨论处分他时，同僚暗示陈弼夫说，这个人是亲王保荐的，要从宽处理。他说：司官只有依照定例办事，若果因为是亲王保荐，便违例处理，怎么能够服人心？同僚笑他太蠢。他说：“我心口如一，不知其他。”他几次官员考察（京察）都没有通过，当时北京官场中流传：“陈弼夫素好倔强，得罪了王公，现在中暗箭了。”有人暗示他引退，他不听，表示：“我守职尽责，不为利害欣戚。”道光二十二年（1842）

他在兵部已十五年，当总办也已八年，兵部的尚书、侍郎等几个头头商量说：“陈弼夫在部内工作多年，至今还一缺未补，我们要专折奏请给他补缺。”大家都同意，告诉他，要他先自拟一篇奏稿。他表示不可，说：“夙夜办公，是司员的职责，此事断不可行。朝廷定例乃天下之公，不是为一人而设。现在因司员一人而破例补缺，人们以为是我钻营的结果，我将何以自辩？此后我更难当差了。”同僚都赞叹：“宁可辞掉荣誉而不肯倖进，真是古人之风，难得难得！我们无不佩服。”陈若霖、陈弼夫这种耿直风骨遗传到陈宝琛身上，使他在晚清同治、光绪年间成为清流派的一名主将。

陈宝琛的父亲，我的曾祖父陈承裘（子良）（1827—1895），去世后封“光禄大夫”，我们后人叫他“光禄公”。他出生时正好陈若霖在湖广总督任上按狱，道光皇帝赏赐黑狐马褂。皇帝的赏赐在过去是很大的恩典，于是取名“承裘”，小字“楚恩”。他是咸丰进士，人们原来以为他会利用祖父和父亲的人脉关系，在官场上一显身手，可是他却不慕仕进，淡泊名利，辞官回到螺洲，养亲课子，为乡人排忧解难，调停争讼，评判曲直，举办公益事业，如办育婴堂、义仓、义塾、社学等等，慷慨解囊，接济贫穷的乡亲，常常弄得家中举债，但在家乡威信很高。他喜欢古董，在关中公做官时收集许多文物，满屋满床都摆放着这些金石书画，陈宝琛后来把金石部分拓印出版为《澄秋馆吉金图》两册，请罗振玉写了序言。中法战争后陈宝琛贬官降职，曾祖父陈承裘安慰陈宝琛说：“我担心的就是你官升得太快。”他的六个儿子都中举，邻

里熟人向他道贺，他却沉痛地说：“我的母亲临终时握我的手说：‘你不要追慕做有钱人，能够好好读书，做个好秀才，我便瞑目了。’”高祖母临终这句话影响了曾祖父的一生。曾祖父爱才好善，就是不喜欢有心计的人，时常背诵前人诗句“一私坏尽世间人”。他自己写了两副联语，一副是：“忠孝只嘉名，非愚无以尽实际；聪明原美质，守正方不入歧途。”另一副是：“创业历艰辛，安享当思能负荷；处盈防满溢，吃亏还算占便宜。”我们都把这两副联语作为家训看待。

陈承裘一共有七个儿子，前六个是正室林夫人所生，陈宝琛最大，我祖父是第六，后来偏房张夫人生了第七个。七个儿子，除了一个夭折，其余六人前三个进士，后三个举人。

您祖父辈中最有名的当然是宣统皇帝溥仪的老师陈宝琛。家里出了一个帝师，肯定流传着很多关于他的传说，您小时候听到过吗？

陈 绂 近人著述中写到陈宝琛的不少。家中关于他的传说并不多，不过都敬重他早年在京敢言直谏，敢批逆鳞，最著名的便是1880年的“庚辰午门案”和次年慈安太后“东陵奉安”，慈禧托病不去参加葬礼，他上了《请缓东陵永远奉安》，力陈“养生送死，子道之常”，而送葬尤为重要，又一次引起慈禧的不快。慈禧为此记恨在心，五年后在中法战争中，被慈禧穿了“小鞋”，贬斥回乡。这两则故事父亲不止一次对我们津津乐道。他还谈起陈宝琛晚年劝阻溥仪不要当日本傀儡，批评郑孝胥挟持溥仪出关，



陈宝琛像

“苏戡苏戡，真是疏忽不堪”（郑孝胥号“苏戡”），他保持了民族气节，临终前说“民族是不可得罪的”。父亲又曾经谈起，当年陈宝琛教溥仪读书，溥仪比较轻佻，坐时喜欢抖腿，陈宝琛常常提醒他：“树摇叶落，人摇福薄。”也就是教导他做人要稳重，举止要端庄。1908年慈禧太后病死，第二年陈宝琛应召出山，1911年补授山西巡抚，当时庆亲王奕劻当政，贿赂公行。他上任前照例要向庆亲王奕劻辞行，亲王府的看门人向他索要红包，他不肯折腰，严正拒绝，这件事他的女婿张子美（张佩纶之孙）编他的《年谱》有记载。他上任山西巡抚，不到一个月，便被开缺，改派毓庆宫授读，担任溥仪的师傅，而陆钟琦夤缘奕劻，接任山西巡抚，辛亥革命中却被阎锡山率领的新军杀了；陈宝琛晚年的命运由此

改变。他眼见民国初年军阀争战，社会混乱，人心不古，道德堕落，十分痛心。我们兄弟辈多以“彡”旁取名，族人向他请示下一辈用什么偏旁取名，他说：“现在最要紧的是学会做人，就取‘亻’旁吧。”所以他的曾孙取名“倜”、“供”等，曾侄孙“俱”（福建省科委副主任，离休），我的两个儿子取名“任”、“传”，都是单人旁。

陈宝琛的夫人王眉寿是光绪状元王仁堪的胞姐，她可以说是福建第一个女教育家，曾在家乡创办女子传习所。

当年溥仪送给陈宝琛很多东西，除了每年生日都送匾额，还送了很多珍贵的书画文物，您老家那边都挂出来吗？后来这批珍宝下落如何？

陈 绛 这不晓得，因为是他们长房里的事，我们没有过问。福建博物院三年前出版该馆藏扇面精品特辑，共收扇面二百一十件，其中几乎有一半上款为陈宝琛、陈懋复父子，晚清和民国初年的作者有郑孝胥、严复、林纾等。我写了跋尾说：这些螺洲故家旧物，“不知何时何地又如何散落坊间，楚弓楚得，今皆入藏福建博物院，化私为公，亦可谓得其所哉”（《〈摇曳丹青〉跋尾》，《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3年3月17日）。最近我读到唐斯复送给我的她新出版的散文集《檐下听雨·老宅抒怀》，其中写道：“1937年北京沦陷，1948年解放军围城，外婆布衣稀饭困苦坚守，因为家里存有帝师太傅留下的文物。1958年，外婆携我母亲（即堂姐陈荷）、舅舅、舅母，毅然向北京市政府捐献文物三百五十五件，其中就有《澄秋馆》图录中商代出土的文物。奖金分文不取，只

保留一纸奖状。”

陈宝琛兄弟六个，三个进士，三个举人，很厉害啊！您能说
说您祖父和其他几位伯祖的情况吗？

陈 绛 弟兄七个，有一个很早就过世了。前面说过，前三个中进士，后三个包括我祖父陈宝瑄（墨樵）（1861—1894）中了举人。祖父在光绪癸巳（1893）恩科中举后，有人对我的曾祖母说，可以挂“五子登科”的匾额了，曾祖母说：“不，还有一个儿子没中举呢。”一年后，也就是甲午战争那年，七叔祖陈宝璜（砚樵）（1863—1906）也中了举人，家里厅堂上才挂上“六子科甲”的匾额。

大伯祖陈宝琛很早就中了进士，一般中进士要在二十八岁左右，他二十一岁就考中了。而二伯祖宝璜（仲勉）（1849—1933）却要到四十二岁才中进士，比他哥哥迟了好多年。曾祖母当时很着急，二伯祖考中后，曾祖母高兴地说“石臼终于飞上天了”，人家说“鸡毛能飞上天”，指其轻而易举，而石臼能飞上天，就是很难的事。二伯祖宝璜是和三伯祖宝璐（叔毅）（1858—1913）、二伯祖的大儿子懋鼎（徵宇）（1870—1940）三人同时考中光绪庚寅（1890）恩科进士，家里就挂出“父子兄弟叔侄同榜进士”的匾额。

祖父 1893 年秋中了举人后，次年去北京参加礼部会试，回到螺洲，不幸染上了当时福建流行的时疫，被医生误诊病故，去世时才三十四岁，留下我的父亲和伯父，只有十来岁。所以陈宝琛悼念他的挽联写道：“上有老父，下有藐孤，年盛才长胡可死；田舍汝劳，刀圭汝误，天穷人厄愧为兄。”我的祖母是王有龄的孙女。王有龄当浙江巡抚的时候，太平天国的李秀成攻破杭州城，他在



福建螺洲陈家祠堂内景

衙中自缢，后来谥“壮愍”。当时李秀成进了衙门，看到这一情况后说，这个人，各为其主，有忠心，厚殓了他。我小时候听父亲评价李秀成，说这个“乱臣贼子”还不错，懂得忠义，能够优礼忠臣。

还有几位呢？

陈 绛 二伯祖宝璫，后来做到云南曲靖府的知府，不久辛亥革命爆发，他就回老家了。他和陈宝琛年龄只相差一岁，两人都活到八十多岁高龄。我读过陈宝琛给他的信，觉得六个兄弟中，他们两人年龄相仿，相处最久，也最相近。1907年陈宝琛为建造福建漳厦铁路到南洋向华侨募款，写信给他，谈到旅途景况：“此是三宝太监下西洋之处，幼时与吾弟尝引噶罗巴、苏门答腊以为笑语，不意衰年乃得躬历。归来可缕述之，以证《海国闻见录》诸书。”可以想见他们幼年一起读书的欢乐。三伯祖宝璐，学问很好，名气不如陈宝琛大。他中进士后，当过刑部主事、礼学馆顾问，1913年初去世，只有五十六岁。他师从福建名儒、致用书院山长（院长）谢章铤（枚如）。谢亡故后，他代为主讲致用书院，以所得束脩赡养谢的遗属，而且筹募赙金，为谢校勘遗著，师生风谊，为人赞叹。陈宝琛称赞他“治古文辞垂四十年，博极群籍，而尤肆力于经”。他对《易经》特别有研究，著作编为《艺兰室文存》，很多人都推崇他的学问。四伯祖宝琦二十岁在北京去世。五伯祖宝瑀早夭。七叔祖陈宝璜，中举后当过江苏试用知县，四十四岁去世，好像后来也没做过什么。

他们有姐妹吗？

陈 绛 陈承裘的长女，也就是陈宝琛的同胞姐妹陈伯芬嫁给福建盐运使兼闽海关监督刘鸿寿，刘鸿寿的儿子刘腾业和刘骏业兄弟又各娶陈宝璐之女陈鉴贞和陈宝琛五女陈聚贞（逸华）为妻。刘骏业之子刘广京是美国华裔著名史学家，台湾中研院院士。陈宝琛的异母妹陈芷芳，嫁给台湾淡水候补知府林尔康。板桥林家是台湾的富室，厦门鼓浪屿菽庄花园过去就是林家的产业。林尔康和陈芷芳的次子林熊祥娶陈宝琛四女瑜贞，他们的次女林慕兰嫁给严复的三子严琥（叔夏）。严琥和林慕兰的长女严倬云，是汪辜会谈中辜振甫的夫人；另一个女儿严停云，笔名华严，是台湾著名作家。这样，我的姑婆陈芷芳与姑姑陈瑜贞，和嫁给刘家的陈伯芬与陈鉴贞、聚贞堂姐妹一样，都由姑侄而成婆媳。

这就说到第二代，也就是您父亲这辈了。

陈 绛 我的父亲名懋丰（1886—1962），字泽穰，号来章。《易经》“丰”卦：“六五：来章。”四伯父懋豫（1878—1947），号用刚，《易》“豫”卦：“豫，刚应而志行，顺而动。”五伯父懋咸（1881—1965），号虚谷，《易》“咸”卦：“山上有泽，君子以虚受人。”六伯父懋师，号容民，《易》“师”卦：“地中有水，师君子以容民畜众。”陈宝琛的六个儿子懋复、懋侗、懋艮、懋蒙、懋需、懋随，也都是用《易》卦命名，除了幼殇，他们有的留学日本，有的留学美国。我猜想我的父亲和叔伯辈这样命名，大概是出于曾祖父光禄公的创意，反映了陈家先人深受儒学传统的濡染和对儒学元典的尊奉。最小的一位懋随（立鸥）留学美国，当过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外交

官，后来在旧金山加州州立大学当教授，又创办美亚电视传播公司，成立华语电视台，热心于传播中华文化。他曾回国捐资在福建师范大学设立陈宝琛教育基金，福建师大还将陈宝琛从前捐赠师大（前身协和大学）的图书集中起来，专门设立“陈宝琛书室”，称他是福建师大首任校长。立鸥叔父 2000 年夏天在美国去世。

上世纪 80 年代初我在哈佛大学，杨联陞教授告诉我，他曾对陈立鸥说：“历史上把皇帝当马骑的，只有你一个人！”因为溥仪和陈立鸥幼年时是玩伴，溥仪在宫里寂寞了，就叫他进宫一起玩耍，溥仪比他大几岁，他骑在溥仪身上，在地上爬来爬去，所以才这样说。

二伯祖宝璫的长子陈懋鼎是第一个将《基督山恩仇记》翻成中文（文言）的人，定名《岛雄记》，稿子前几年交给出版社，至今还没有出版。他还有本诗集叫《槐楼诗钞》。他和戊戌六君子之一林旭是同乡，也是知交。《槐楼诗钞》中有些诗写到林旭。他学问非常好，也非常聪明，和清末民初一些文人有诗词酬唱交往，郑逸梅的掌故笔记提到他，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好像也说到他。他在晚清当过外务部主事、出使英国参赞、外务部员外郎、弼德院参议，在袁世凯北洋政府当过济南道尹。后来在家里做居士，自称“修三居士”。他研究《易经》几十年，是学问精湛的易学家。著名易学家、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潘雨廷的《读易提要》一书收有《陈懋鼎〈修三居士易稿〉提要》。他 1940 年过世。陈懋鼎有个幼弟陈懋解（夙之），出生时正值陈懋鼎中光绪己丑（1889）恩科解元，所以取名懋解（“解”也是《易》卦